

家园漫步

诗海拾贝

慢城格物

王玉宁

青岚碗窑村,遍布宋代民窑瓷片瓷具,堆积层最厚达1到2米。村民耕耨苦其砾脚,清雅墨客却视若琅环。老物件历经千年,仍有温度,虽有残损,但意在韵存。偶尔陶件品相尚好的,置于书桌,窑火如晤,“大道存焉”。容膝斗室,长物两三件足矣,倘若觥觥觥俱全,就成古玩铺子了。

(谐蝗)腾(谐藤)达”……大宅有条猫道,却少有人关注。夜里,野猫叫春,其声撕心裂肺,令头皮发麻,猫爪在瓦楞上走过发出的声音更叫人惊悚不安。大凡住过瓦房的皆有此经历。于是主人沿窗外用石灰抹一窄道,约20厘米,留给夜行的猫。大宅主人以贩茶发家,对家人关怀入微如此,定非“商人重利轻别离”的那种。大宅东西厢房门窗紧锁,愈让人有一窥之想。主人曾于此听竹还是格雨?轻梦抑或浓睡?“铜雀深宫锁二乔”,亦是因一个“锁”字,让人浮想联翩。

乍洋溪口袁氏宗祠有李宗仁题匾“世泽绵长”。据说村里有一国大代表进京选举,自称溪口人氏,向李宗仁索字,李欣然挥笔,却不知此溪口非蒋氏奉化溪口。此可当民间戏说。袁氏宗祠里另有国民党要员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吴石等人于不同时期送的贺匾。其中吴石乃中共打人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潜伏者,被捕前,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谍战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原型之一就是吴石。国民党焉能不败!游客造访,皆是吴石。国民党焉能不败!游客造访,皆是吴石。

石古兰近年人气爆棚。有喜欢格古的文人从《石古兰王氏宗谱》以及《太原王氏大宗谱》考证出该村肇基始祖王得音乃王羲之第52代世孙,明成化年间从浙江景宁鸂鶒村举家迁居于此,至今又繁衍了16代。书圣王羲之那是何等人物,顷刻间彻底颠覆了人们孩提时就有了“石古兰喊猴——嗓门大”的粗野印象。王氏宗谱还记载了湮没了数百年的古迹八景。光绪二十四年秀才袁念祖作《重修石古兰王氏宗谱序》,描绘了百多年前此地



村民闲雅的慢生活:“负手闲步于竹林之下,但觉鸣声上下,幽鸟相逐,樵夫牧笛,时歌笑于烟霞之内,不禁心旷神怡,觉古桃源洞尚在人间。”本来寻常事,到文人手里就雅得一塌糊涂,接着借“名人效应”推出系列文化大餐,带动地方产业,必然水到渠成。但格局要大,唯有捅破天花板,才能看见蓝天一片。

官安村有“章氏宗祠”,“章”字下面的“十”向上捅破中间的“音”。写法早见于纪晓岚题山东曲阜孔府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这里“富”字少了一个点,“章”最后一竖直插上去,寓意“富贵无头,文章可通天”。写法讨巧如此,章氏后嗣就借用了,并非书者颀颀、鲁鱼亥豕。

黟岭尼,慢城剪纸特色村,民间艺人,代代传灯,赓续中原文化率真浪漫、朴拙写意之余脉。近期在中小學生中开发的“剪唐诗”尤具匠心。当艺术游走于现代和传统之间,必有坚守与颠覆之冲突。市场热捧线条精致,甚至融入西方油画光影效果的现代剪纸;将来是否还会出现“毕加索剪纸”,一幅作品唯剩几根线条、几个色块呢?至于用机床冲压,批量产出,更是以戈春黍了,与艺术不沾边。薰蕕不可同器,“以其类异也”。

标志产品。2021年3.8万粒种子搭飞船于太空完成育种试验,冀望道地药材的品质不再衰变。中医重道地药材,但南药北植,北药南种,劣币驱逐良币,于是中医有“病明方准药不灵”的尴尬。

黄精也是栲栳一宝。道家修炼气功辟谷,不进米食,却可食用少许黄精。有老药工说,凡被誉为“中国黄精之乡”的地方,野生黄精都会立刻被采挖一空。有文献称,日本占全球90%的中药市场,中国野生草药几乎全被日美买走,国人服的全是人工种植的。日本将中药精加工后再转销中国,赚得钵满盆满。日本人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便是成功,但前提是慢下来,拒绝浮躁。

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大学》,乃儒家失传之学问,后人诠释颇不同。朱熹说,一章一木皆含至理,皆可格。而王阳明格竹七天七夜未果,竟格出病来,那是操作不当,用力过猛。慢城栲栳,惠风飏荡,流水可亲,栖心于鸳鸯草甸、龙井流瀑、水浒廊桥、溪坪老街、湖头染青、湾里畲歌、南山炊烟、福温古道、高山野放白茶……,世界变安静了,生活不再一地鸡毛,然后推倒原先搭建好的积木,以“我知道我不知道”的姿态,俯仰天地,探究万物至理,会突然发现“哦,世界原来可以是这样!”这就是慢城格物。

时光深处

贵村记忆



的事情,须得到山上的茉莉花田,趁着夏天的炎炎烈日,采下茉莉花的花骨朵。因为阳光越强,花骨朵就越白越饱满,就越适合做茉莉花茶。所以每每等到早上九、十点钟,阳光已是炽热,姐姐和我便戴上斗笠,上面覆以湿毛巾,两个小小的

人儿迤迤走上三、四里的山路去到半山腰的茉莉花田,在大太阳底下细细找寻又大又白的花骨朵,往往汗流满面也顾不上擦。采摘完后送到收购点,换回几毛钱贴补家用,至今还记得当时太阳直晒的酷热和外婆欣慰的笑容。在割稻谷

的时节,我们随大人下田,虽是玩闹也有些许劳累,最盼的是田头出现外婆挑着担子的身影,随着一声“吃点心喽”,大伙儿一拥而上,满满装上一碗稀饭,柴火熬煮的新米的清香就着咸脆的盐炒花生,就是无上的美味,更兼耳边吹着清爽的凉风,那份惬意不啻是劳动最好的酬劳。

贵村有很多古朴的民风,印象最深且最快乐的是村里的集体围鱼,每逢枯水期溪水较小的时候,村中每户出一个青壮劳力组成捕鱼队,从溪的这岸到对岸拉上一张大网,横截溪流,全村老少夹岸助战,笑喊声中大大小小的鱼无处逃遁,尽落网中,最后平均分给各家各户,那一分收获的欢腾喜悦比过年还热闹。领回一大桶鱼到家,外婆总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加盐煮熟了晒干,或配饭或零食,原汁原味的溪鱼鲜香清甜,吮指犹香,是童年的味道,永远牵牵在记忆深处。

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外公,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时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个大家庭。一辈子豁达处世、宽容待人,和邻里和睦相处,为村人所敬重。外公如今已九十六岁高龄,但身体依然健朗,瞒着家人种树养鸭酿酒,一件不落,一刻不闲。我们现在还能品尝到他老人家的劳动果实,深以为幸。

吴艳

贵村,九都镇与霍童镇之间的一个美丽小乡村,我的第二故乡。

关于贵村,有许多童年的回忆。孩提时期,每逢寒暑假,父母便把我们姐弟仨送到贵村外婆家。从城关出发,两个小时风尘仆仆的客车,到达站点保福寺,贵村在马路的对面,隔着一条溪。下了车,走过一段满是鹅卵石的河滩来到渡口,坐上乌篷船,伴着欸乃的桨声,船夫竹篙几点就到了对岸。上了岸,一路迎着熟悉的乡音问候,直至家门口。妈妈是长女,我们的到来给外婆家带来了欢乐,舅舅阿姨十分疼爱我们,我们在广阔天地自由撒野体验生活。在菜园捕鸟,用的就是《少年闰土》里的法子,“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记得那时有一只全身蓝灰,尾部羽毛橘黄亮丽的小鸟,被罩住了,伸手去捉时却给挣跑了,只留得手上两根鲜艳的尾羽和满怀的怅然。又一次捉到一只黑色的鸟,翅膀和尾巴间杂几支白羽,捉来第二天便死了。听老人说这叫张飞鸟,性子最急,被捉了就过不得夜的,大家叹息了几声,此后便没有了捉鸟的念头。

因为心疼外婆的辛苦劳作,暑假时懂事的姐姐都会叫上我,去帮着家里采茉莉。彼时,采茉莉可不是件风雅浪漫

季节诗语

葡萄熟了

陆萍



周末回乡下看望父母,母亲端来了一盘紫葡萄,说是亲戚自家栽种的。那葡萄颗颗晶莹剔透,如玛瑙一般。我摘一颗入口,沁入心脾的玫瑰香味迅即在口中弥漫开来,一直从唇齿间流到了心里,而童年的关于葡萄的记忆也在我的心中低吟浅唱起来。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吃上一串串酸甜可口的葡萄,是我童年时的奢望。母亲知道我的想法,就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葡萄架,忙里偷闲精心栽培,每年都能结一些葡萄给我们解馋。

春天来了,树枝软了,暗褐色藤条上渐渐长出了绿色的藤芽。母亲找来结实一些的树干来搭架。先刨坑,倚着墙体竖木桩,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收紧后,再架小棍子,用细铁丝缚住。小芽渐渐长大,变成了卷卷的须子,较粗一些的茎上也长满了深绿色三角形的叶子。因为葡萄毫无节制地抽条,母亲就把新抽出来的剪掉。

不久后,葡萄开出了小小的花,颜色淡黄微绿,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早晨,鸟儿们在叶间跳过来、滑过去,像跳荡的音符,欢快而清脆的鸣叫声则成了小院的主旋律。中午,透过绿色凉棚,阳光斑驳地散落在地面上,我们在葡萄架下或嬉戏或看书或休息。晚上,清朗的月光从凉棚的罅隙流泻下来,摇曳不定。大家摇扇纳凉,谈天说地。渐渐地,肥厚脆嫩的叶子再也掩盖不了满挂枝间的颗颗青果,满院子开始弥漫回味无穷的果香。清朝诗人萧雄的《葡萄》云:“苍藤蔓,架覆前檐,满缀明珠络索园。”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浓绿茂盛的藤蔓和明珠一般的葡萄。对儿时的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的,大快朵颐才是首选,婆娑的葡萄架下缀满的是诱惑。趁父母不注意,我搬来凳子,偷摘几颗葡萄以解嘴馋,但青涩的葡萄,酸酸的,难以下咽,后来也就不再偷摘了,急切地期盼葡萄早日成熟。

“金谷风露凉,绿珠醉初醒。”秋季来临,我心心念念的期盼终于要实现了。一串串葡萄从叶缝里垂下来,绿的像翡翠,紫的像玛瑙,珠圆玉润、晶莹剔透的葡萄亲热地挤在一起,令人垂涎欲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秋颂》这样写葡萄:“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伙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描写形象、喜人,呈现出一派生机。母亲挑熟透的葡萄采摘下来,到了晚上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葡萄。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用手一捏,挤出柔软的果实,轻轻一咬,馨香甜酸的汁水涌了出来,顿觉此乃人间最美滋味。元代著名女诗人郑允端即景生情写下了《葡萄》诗:“满筐圆

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不乞金盘。”

冬天来临,寒风一阵阵无情地拍打着葡萄树,葡萄叶纷纷飘落,悄然回归大地,生动诠释着绿叶对根的情意。满是皱纹的枯瘦枝干直面严寒,开始了漫长的休眠,沉浸在生命的酝酿和春天的向往之中。

葡萄的甜甜滋味儿就这样融入了我的年轮,我也享受着葡萄架下收获的种种欢喜,后来因为家里拆迁,院子里的葡萄树没了生存之地,母亲也不再种植了。

偶然的会看了一些书,才知道深爱我喜欢的葡萄在我国历史很悠久。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就已经有关于葡萄的记载:“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葛藟就是指野葡萄。而真正经过栽培驯化的葡萄是在汉代从西域所引进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写道:“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葡萄的栽培和酿酒技术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传播并发展。

葡萄树枝繁叶茂,果实晶莹甘美,所酿的葡萄酒香甜醉人,传入中国后普遍受到人们的推崇,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唐人刘禹锡的《葡萄歌》写道:“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花。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道出了对葡萄的珍视和喜爱。梅尧臣诗云“遂压葡萄贵,秋来遍上都”“邻家葡萄未结子,引蔓垂过高墙颠”,颇具生活趣味。宋代杨万里的“杨柳荫中新酒店,葡萄架下小渔船。”浓郁的农家氛围令他心情舒畅。

而酿酒工艺的推广发展,也使葡萄酒如同血液一般流淌于我国文化脉络之中。诗仙李白喝了葡萄酒,写下了“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的词句,葡萄酒价格不菲啊。王翰的《凉州词》最为脍炙人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优美与凄凉的对比,表现出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

“西园晚雾浮嫩凉,开尊漫摘葡萄尝。”葡萄,承载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长长久久、生生不息……

古村三题

石城

罗沙洋

时间的骨感就在那一刻钟显现 一条小溪从一个村子中间穿过,水声淙淙 俨然自古如斯。北边的老房子 和南边的老房子 面对面守着同一份孤寂

对那些有着类似经历的人 在村中随便走走,仿佛就能拾起 曾经丢失的童年。所谓沧桑就是 漫不经心缘溪而上时,从那空洞的大门内 突然传出一句似有若无的呼喊

这就是罗沙洋了。在这里 一半是惊叹,一半是心疼 想说话,溪底的石头刚刚长出一只小耳朵 村头那两棵百年的柿子树,转眼又 重新陷入古老的沉默

就刚才,细雨方停,薄雾将隐 所有人一到村口,便停下脚步 就像恰好踩在一首歌的休止符 都不知道下一句将要唱什么,因太过期待 不得不屏息凝神,捂住心跳

尘埃深处的溪柄

尘埃早已落定。现在这里 是一片果园,很大。到了秋后,空气澄明 一个个脐橙圆滚的,又大又甜 这地方,当初叫溪柄,远离京城与是非 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小村子 故事说,那时,一个养鸭母的丑姑娘 从浴室出来,香气袅袅,转眼 变成了楚楚动人的皇后,人称鸭母娘娘 今天,看看那些人,一刻也不忍闲着 不是空着手在荒坡上走来走去,就是 突然抓住一个橙子噢个不停。答案有两个: 要么听见了万千鸭母的吱吱嘎嘎声,要么 意外窥见了皇后的脸,左脸或右脸 也许还伴随着弱弱的鼻息,一对扑闪扑闪的眼眸 和冷不丁的一个喷嚏

降龙

从今天起,我相信那朵肮脏的云 是来自明朝的了。云朵下面 那个事后改名降龙的山村,据说就是 落魄皇帝朱允炆的最后栖身地 传闻,他就像一只虫子一样 死在后山的一个岩洞里。棺材就埋在山脚的一棵老树底下 就是后来韩氏先民盖祠堂的地方。如今 远远看,山上一片树林无比辽阔,无比空寂 走进村里,人们却一脸茫然 不是他们不说,是他们真的不知道 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可以想象自己 就是事件的亲历者,但终究无法弄清 当初是人群中的哪一位,此后又几世为人 几世为牛马

风筝

辛现

小时候奔跑在田野里 放飞的是爽朗的笑声 甚至忘了那盏烛光里在等待的晚餐 长大了 拽住线头的是父母的牵挂 而我们却在寻找一片湛蓝翱翔 累了 可叮咛声已远去 只留下叹息声声 童年的那根弦 却已化作我们两鬓银丝缕缕 盘旋在手中放出不断延伸 是记忆的片片彩旗飘荡空中 一生拽在手里 只一颗心一根弦 放飞梦想在游走奔波

